

蘇聯戲劇譯叢

下層

高爾基著 芳信譯

上海書店刊行

蘇聯戲劇譯叢

下層

高爾基著 芳信譯



· 海燕書局 ·

1950

人物

米哈伊爾 伊凡諾夫 柯斯狄略夫 一家小旅館的老闆，五十四歲。

瓦西里莎 卡爾鮑芙娜 他的妻子，二十六歲。

拉達霞 她的妹妹，二十歲。

梅得魏多夫 她們的叔叔，一個警察，五十歲。

瓦西里 伯伯爾 一個小偷，二十八歲。

安得烈夫 克勒斯奇 二個鎖匠，四十歲。

安娜 他的妻子，三十歲。

娜斯佳 一個娼妓，二十四歲。

克瓦西尼亞 一個賣饅頭的女人，將近四十歲。

卜布諾夫 一個帽匠，四十五歲。

康斯丹丁，沙汀 一個偷牌的人，近四十歲。

戲子 近四十歲。

男爵 三十三歲。

路迦 一個流浪人，六十歲。

阿路西卡 一個鞋匠，二十歲。

克利瓦依·佐巴

脚夫。

韃靼人

幾個沒有名字的流浪人，不說話的角色。

第一幕

一間像洞穴似的地下室。天花板是由拱形的，笨重的，燻黑的石頭做成的，粉刷已經一半斑剝了。光線從靠近觀衆席的右邊上面的角窗射進。右邊的基角由一層薄板隔開；這是伯伯爾的房間。靠近這個房間的門是卜布諾夫的牀鋪。左邊的基角裏有一隻俄羅斯的大火坑。左邊的石牆上，有一道門通到廚房，克瓦西尼亞，男爵，和娜斯佳住在那兒。在靠牆的火坑和門之間，有一張闊牀，掛着一張骯髒的印花布的幔子。幾堵牆邊接連排着幾隻牀鋪。在靠近左牆的前方，有一段上面裝着絞盤和小鐵砧的木頭，還有一段比較更低的木頭。克勒斯奇坐在鐵砧前面的較低的木頭上，正在配舊鎖上的鑰匙。在他的腳邊，有兩大紮用鐵絲穿着的各種大小不同的鑰匙，一隻用壞了的錫茶炊，一隻鎚子和幾隻鏟子。屋子的中央擺着一張大桌子，兩條板凳和一隻方凳：這些東西全是沒有油漆過的，髒的。克瓦西尼亞站在桌子傍邊，料理着茶炊。男爵啃着黑麵包；娜斯佳坐在凳子上，她的兩隻手肘放在桌上，正讀着一本破書。安娜躺在用幔子罩住的牀上；她不停地咳嗽。卜布諾夫，坐在自己的牀上，望着夾在他的兩腿中的一隻帽胚子和一條拆開的襪子，計算着怎樣剪裁它們。他傍邊有一隻撕破的帽盒（爲了做帽簷用的），幾塊油布，和破布。沙汀爾才醒，躺在自己的牀上——噁哩咕嚕着。在火坑上，觀衆

看不見的戲子正在翻身，咳嗽。

這幕戲發生在初春的早晨。

男爵 說下去！

克瓦西尼亞 我說，「不，朋友，你別再提起這件事情吧。我早就試過了，現在，就是拿一

百隻紅燒的龍蝦來，我也決不會再嫁啦！」

卜布諾夫（對沙汀）你在咕嚕些什麼呀？

（沙汀咕嚕着。）

克瓦西尼亞 我說，「我是一個自由慣了的女人，什麼都得自己作主，叫我跟別人入籍；叫

我賣給一個男子做奴隸——那可萬萬辦不到！就是他是一個美國的皇太子，我也不想嫁

給他。」

克勒斯奇 吹牛皮！

克瓦西尼亞 什——麼呀？

克勒斯奇 吹牛皮。你正要嫁給老梅得魏多夫。

男爵（從娜斯佳手裏把書奪去，唸出書名。）薄命緣！（他失聲地笑）

娜斯佳（伸出她的手）給我！把它還給我！別開玩笑吧！

（男爵望住她並且高高地揮動那本書。）

克瓦西尼亞（對克勒斯奇）你這隻紅毛山羊！你說我吹牛嗎？你怎麼敢對我說這樣無理的話？

男爵（用書打娜斯佳的頭）娜斯佳，你真是一個傻瓜！

娜斯佳（掙着書）給我吧！

克勒斯奇 好一位漂亮的太太！……可是你還是想嫁給梅得魏多夫——你不過等着這回事兒罷了。

克瓦西尼亞 當然！是的！不錯！我對你說吧：你把你的老婆差不多打得半死。

克勒斯奇 放屁，你這狗蛋！不關你的事情。

克瓦西尼亞 哈！哈！說老實話，你就受不住！

男爵 他們又來了！娜斯佳，你在那兒呀？

娜斯佳（沒有擡起頭來）噯？討厭！

安娜（從幔子後面伸出頭來）天已經大亮了！看老天爺的面……不要嚷……不要吵嘴！

克勒斯奇 她又來訴苦啦！

安娜 每天這樣！至少讓我死得安靜點兒。

卜布諾夫 吵對於死又不礙事的。

克瓦西尼亞（走近安娜）好朋友，你怎麼會跟這樣一個壞蛋在一塊兒過活？

安娜 不用管我！讓我安靜一下！

克瓦西尼亞 哎，你真是一個有耐性的人！你胸口覺得舒服一點兒嗎？

男爵 克瓦西尼亞，正是上小菜場去的時候啦！

克瓦西尼亞 咱們就走！（對安娜）要我給你幾個熱饅頭嗎？

安娜 不用，謝謝你。幹嗎我要吃呢？

克瓦西尼亞 你得吃一點兒。熱東西可以減輕病痛。我給你留幾個在碗裏……你想到吃的時候，你就吃好了。（對男爵）老爺，走吧。（對克勒斯奇）咄，你這個壞蛋！（走到廚房裏去）

安娜（咳嗽）天呀！

男爵（輕輕地在娜斯佳的腦袋後面拍了一下）不要讀了吧，你這個傻瓜！

娜斯佳（喃喃地）滾開！我又沒有礙你的事。

(男爵，吹着口哨，跟着克瓦西尼亞出去。)

沙汀 (從他的牀上坐起) 昨兒是誰打我的？

卜布諾夫 誰打你不都是一個樣兒嗎？

沙汀 就算是吧……可是他們幹嗎要打我呢？

卜布諾夫 你打牌來着？

沙汀 對啦。

卜布諾夫 所以他們打你。

沙汀 那班混——混蛋！

戲子 (從火坑上垂下他的頭來) 總有一天他們會把你打死。

沙汀 你是一個飯桶。

戲子 幹嗎是一個飯桶？

沙汀 因為你兩天也打不死一個人。

戲子 (停了一回) 為什麼打不死，我可不懂。

7
克勒斯奇 從火坑上下來收拾屋子吧……擺什麼架子呢？

戲子 不關你的事情。

克勒斯奇 瓦西里莎就要回來了：她會給你瞧，這倒底關誰的事情。

戲子 滾瓦西里莎的蛋！今兒輪到男爵打掃……男爵！

男爵（從廚房裏進來）我沒有功夫打掃；我要跟克瓦西尼亞上小菜場去。

戲子 這跟我不相干——你想坐牢去，也隨你的便……可是地總是輪到你掃的；別人的事情我才不幹呢。

男爵 唉，煩死了！娜斯佳會掃……喂，你這朵「薄命花」！快點兒醒醒吧！（從娜斯佳的手裏把書奪去）

娜斯佳（站起）你做什麼？拿來吧！你這個搗蛋鬼！你還說你自己是一個老爺呢。

男爵（還書給她）娜斯佳，請你替我掃一掃。好不好？

娜斯佳（走到廚房裏去）我才不幹！

克瓦西尼亞（在廚房門口，對男爵。）你走得啦！你不在這兒，他們也會掃的……喂，戲子，

如果人家叫你掃的話，你就去掃一掃得啦！老實說，這又不會累壞的！

戲子 哼，老是我，我真不懂。

男爵（從廚房裏用一根扁擔挑兩隻籃出來。籃裏邊有用破布蓋住的大壺。）今兒幹嗎這麼重呀。

沙汀 只怪你是一個天生男爵的緣故。

克瓦西尼亞（對戲子）留神點兒；掃吧！（她讓男爵走前，到大門外去。）

戲子（從火坑上爬下來）呼吸灰塵對我是有害的。（驕傲地）我的身體中了酒毒。（他在一張牀上坐下，沉思起來。）

沙汀 「身體！」生理！

安娜 克勒斯奇！

克勒斯奇 什麼事？

安娜 那邊兒，克瓦西尼亞留了幾個饅頭給我，你拿去吃吧。

克勒斯奇（走近她）你不吃嗎？

安娜 我不想吃……我吃了有什麼用？你是一個工人；你得吃。

克勒斯奇 你害怕嗎？放心好啦！你還可以……

安娜 去吃吧！我怪不舒服。恐怕不久……

克勒斯奇（離開她）別擔心！……也許你的病會好……這樣的事情多着呢。（走到廚房裏去）

戲子（大聲地說，好像他忽然醒了似地。）昨天在醫院裏邊，那個大夫對我這麼說：「你的身體完全中了酒毒。」

沙汀（微笑着）生理。

戲子（執持地）不是「生理」，是身——體。

沙汀 鬼話……

戲子（對他搖手）呃，別瞎扯！我是說，我是說正經話。要是我的身體中了毒的話，那麼當然，掃地呀，呼吸灰塵呀，對我是有害的。

沙汀 長生不老術……嗨！

卜布諾夫 你咕嚕些什麼呀？

沙汀 詞兒……此外還有別的詞兒：超自然論。

卜布諾夫 這是什麼意思？

沙汀 我不知道……我忘了。

卜布諾夫 那麼幹嗎你要這樣說呢？

沙汀 鬧着玩兒罷了……老兄，所有人類的詞兒，我都討厭；所有咱們用的詞兒，我都討

厭！每個詞兒我都聽見過。——呃，至少聽見過一千次。

戲子 在哈孟雷特這齣悲劇裏邊，有這麼一句話，「詞兒，詞兒，詞兒。」那真是一齣名劇……我在這齣戲裏邊演挖墳的人。

克勒斯奇（從廚房進來）現在你得拿起條帚做起戲來吧？

戲子 不關你的事。（用手鏈他自己的胸）「奧菲麗亞，哦，在你的祈禱裏記住我啊！」

（台裏，在遠處的什麼地方，發出低沉的吼聲：鬧聲和警察的叫鞭聲。克勒斯奇坐下來用他的鏈子工作。）

沙汀 我喜歡那些聽不懂的怪詞兒……小時候……我在電報局裏做事……我看過很多書。

卜布諾夫 你真的做過電報生嗎？

沙汀 對啦……那時候有許多很好的書……還有許多怪有趣的詞兒……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你知道嗎？

卜布諾夫 我聽你說——一百次都有啦！就是你受過了教育，又怎麼樣！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前是一個皮貨商——我自己開過鋪子……我兩隻手全給染料弄成黃色兒的了；我老染皮。對啦，老兄，我的手，到胳膊為止，全是黃色兒的！我老覺得這一輩子也洗

不掉它，就是到死的時候，這雙手都是黃色兒的……現在這雙手只是骯髒——真的！

沙汀 那麼，怎麼樣？

卜布諾夫 沒有什麼。

沙汀 幹嗎你要把這樣的話對咱們說？

卜布諾夫 不過——打一個比方罷了……你瞧：你的皮膚儘管沾到很深的顏色，可是一擦就擦掉了……對啦，一擦就擦掉了！

沙汀 哦，我的骨頭痛！

戲子（坐着用手抱着他的雙膝）教育是不相干的；最要緊的是天才。我知道有一個戲子——他唸台詞雖然很費勁兒，可是他主演的戲，簡直好透了，觀眾的采聲，甚至把整個園子也弄得震動起來。

沙汀 卜布諾夫，給我五毛錢。

卜布諾夫 我自己只有兩毛。

戲子，我說，一個做主角的非有天才不可。可是天才在乎自信，在乎自己的力量。

沙汀 給我五毛錢，那麼我就相信你是一個天才，一個主角，一條鱷魚，一個巡官……克勒

斯奇，給我五毛錢吧！

克勒斯奇 滾你媽的蛋！這兒像你這樣的人太多啦。

沙汀 幹嗎你要罵人？你自己就連一個子兒也沒有；我全知道。

安娜 克勒斯奇！……我悶得很；我難受極了……

克勒斯奇 我有什麼辦法呢？

卜布諾夫 你把出口的門打開。

克勒斯奇 不巧得很！你坐在舖上，我坐在地下：你跟我調一調地方，然後把門打開。要不然，我會傷風。

然，我會傷風。

卜布諾夫（泰然地）又不是我要開門……你老婆叫你開的。

克勒斯奇（陰鬱地）叫人家做事情誰都會。

沙汀 我腦袋痛得要裂開來啦……嗚噢！幹嗎大家彼此要打腦袋？

卜布諾夫 他們不但打腦袋，只要碰到身上那兒，他們隨手就打。（起身）我要去買點兒線

……今兒怎麼咱們老闆跟老娘闊還沒有露臉……好像他們蹺辮子啦。（出去）

（安娜咳嗽。沙汀把他的頭枕在貼着的手上，不動地躺着。）

戲子（陰鬱地向週圍望了一望，走近安娜。）怎麼樣？難過嗎？

安娜 悶死啦。

戲子 要我帶你到大門口去嗎？呃，起來。（扶她起來，把一件破衣服之類的東西披在她的肩上，扶她走到大門口。）喂，喂！……站穩！我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中了酒毒。

柯斯狄略夫（在門口碰見他們）出去踴躍嗎？哦，你們真是怪漂亮的一對兒，一隻公羊跟一隻小母羊！

戲子 讓開！……難道你沒有瞧見兩個病人要過去嗎？

柯斯狄略夫 你們要過去，過去好啦。（鼻子哼着一種讚美詩的調子，他猜疑地望望這所屋子，把他的頭偏向左邊，好像傾聽伯伯爾的房裏有什麼動靜似的。克勒斯奇狂暴地把他的鑰匙弄得憂憂地響，並且用鎚子亂鎚，偷偷地用眼光望住老闆。）你在劉着嗎？

克勒斯奇 什麼？

柯斯狄略夫 我說你在鎚着嗎？（稍停）噢……呃……我要問你的是什麼話呢？（趕快低聲地）我女人到這兒來了沒有？

克勒斯奇 我沒有看見她。

柯斯狄略夫（小心地向伯伯爾的房間走去，回頭對克勒斯基）一個月只化兩塊錢，你佔我一塊多大的地方！一個牀鋪的位置……還有你坐的地方……想想看！這塊地方值五塊錢，天知道！我要加你半塊錢。

克勒斯基 你還是加一根麻繩到我頸子上，把我勒死吧……你快蹺辮子啦，可是還老惦着半塊錢。

柯斯狄略夫 幹嗎我要勒死你？這對誰有什麼好處？上帝保佑你：快快活活過日子！我要加你半塊錢；我好買點兒燈油供供神靈……神靈收到我的香火，就會替我贖罪，也會替你贖罪。你瞧，你從來就不想到你自己的罪惡——這是不成的……啊，克勒斯基，我的朋友，你是一個罪人！因為你犯了罪，所以你老婆害肺病快要死啦……沒有人中意你，也沒人尊敬你……你做起活來老是嘶呀嘶的，誰都不高興聽。

克勒斯基（叫起）你要我怎麼樣？你是來跟我吵架的嗎？

（沙汀大聲地呻吟。）

柯斯狄略夫（戰慄地）喂，好朋友，難道你吃驚了嗎！

戲子（進來）我把那個女人擺在大門口，還給她蓋得暖暖的了。